

北大偷学记

「一个民间学人的北大三年」

据说，斯文不如扫地；据说，师道不再尊严；据说，北大没有秘籍；据说，大师只是传说。那么，一介布衣，三年偷学，能否取得真经？

《兄弟》以后，发觉自己不再年轻。
于仲达和宇叔录听课的这段日子，不下了。早上在北大校园里漫步，花开了，袅娜着散发出微弱的香气。上《传道书》一章二节说的：“虚

空中只是沧海一粟，个体实在不可能拯救我的痛苦！我是靠自身的力量！我研究痛苦就是看电影《大话西游》，它传达时空的渺茫，个体的孤独，坠入骨髓的妥协后空虚的悲凉，在顿悟后的清静，所以信靠甚，承担苦难本身，而不是黑盲状态

和的世界，正因为缺乏信仰，只在政治、制度和文化层面以外，是为了根治国人缺乏罪感的文意意味着排斥传统文化（儒、释、道）根基的人，是浅薄的……
于仲达的环境获益匪浅。

于仲达

2010-7月10日

据说，斯文不如扫地；据说，师道不再尊严；
据说，北大没有秘籍；据说，大师只是传说。
那么，一介布衣，三年偷学，能否取得真经？



北大偷学记

【一个民间学人的北大三年】

于仲达◎著

天津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北大偷学记：一个民间读书人的北大三年/于仲达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1.6

ISBN 978-7-201-06969-2

I. ①北… II. ②于… III.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25541 号

天津人民出版社

出版人：刘晓津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 邮政编码：300051)

邮购部电话：(022) 23332469

网址：<http://www.tjrmcbs.com.cn>

电子邮箱：tjrmcbs@126.com

高等教育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1 年 6 月第 1 版 2011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880×1230 毫米 32 开本 9.375 印张 2 插页

字数：180 千字

定价：22.00 元

目录



- 2 / 前言
- 2 / 周学农：“农哥”淡泊有禅机
- 14 / 朱良志：一潭明月钓无痕
- 26 / 楼宇烈：燕园一老
- 42 / 叶曼：“我愿死在讲台上……”
- 58 / 陈平原：压在纸背后的“人”
- 72 / 陈晓明：半张脸的批评家
- 92 / 吴晓东：坚守文学的宁静
- 106 / 李零：大学不是养鸡场
- 122 / 圣玄法师：从“空”中看到“妙有”
- 144 / 何怀宏：直面人类最悲惨的思想
- 152 / 陈鼓应：方外与方内之间的徘徊
- 164 / 钱理群：我们的“老钱”
- 184 / 王博：生命的安顿
- 200 / 杨立华：醒觉的儒者
- 216 / 吴玉萍：多元文化语境下的“人”
- 228 / 曹文轩：在唯美与矫情之间
- 258 / 孙郁：一个有性情的学者
- 270 / 高远东：“奇怪而高的天空”

多年以前,我在认真读完《鲁迅全集》以后,就完全绝望了。鲁迅先生所作出的选择,无非就是与绝望同在并且反抗绝望。鲁迅先生以一身来担当人间苦的大佛精神,在我看来只是一道惨烈壮美的风景,只能远远看着。



前 言

2 北大偷学记

多年以前,我在认真读完《鲁迅全集》以后,就完全绝望了。鲁迅先生所作出的选择,无非就是与绝望同在并且反抗绝望。鲁迅先生以一身来担当人间苦的大佛精神,在我看来只是一道惨烈壮美的风景,只能远远看着。那时,我已经在 S 城苦苦挣扎多年,险恶的人生真相岂是我灼痛的肩膀所能承受得了的?如果不进行精神自救,长期沉浸在这种恶劣的环境里,紧绷的神经迟早会出问题。

鲁迅先生的心灵过分灰暗幽深、情绪过于激烈,那种近乎肉搏的反抗和精进足以让庄子唏嘘。他索性把一切“破”给人看,让人满目疮痍、灰心丧气。遗憾的是,之前我对鲁迅先生思想的黑暗面缺乏足够的精神把握,误中其“毒”。我深感先生深陷在与虚无和黑暗的搏斗之中的时间太久了,他的文字盛满了黑暗和寂寞,那些文字下面长眠着孤独的魂灵。在先生的文字里,我多次读到纠结于其中的苦痛与自噬,一次次地将我逼向终极的拷问。难道饱尝人间世的苦难以后,我还要继续重复鲁迅式的绝望吗?如何接着鲁迅往下思考呢?这样漫长的追问让我苦闷而又焦灼。而在 S 城那些不眠的夜晚,没有接触庄子、佛陀和基督的我,可想而知,是如

何被人类自身的缺陷、苦难、蒙昧和罪所深深击打！是不是每次生命的成长，都要经过如此持久的熬炼与试探？！是无明带来的轮回还是神的恩典与试炼？这依然是一个没有破解的人生谜团。

当今时代对每个人都是身心考验的艰难时刻，各种因素纠缠在一起提示着理解时代的巨大难度，也给我的思考设置了更高的门槛。按照钱理群先生的话来说，当下社会处于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交织的阶段。这样的问题空前复杂。面对如此问题，任何简单的处理方式，都是隔靴搔痒。钱先生提出，要几面作战，像鲁迅那样“横站”。对于类似我这样的小人物而言，我承认自己做不了什么“精神界战士”。而且，我也不认同那种虚空的知识精英的精神姿态，它多少让人感觉凌空蹈虚！经过几年的思考，我认识到，一个好的思想者，必须要具有容纳几种文化价值观的能力。如果再继续按照启蒙主义知识分子那套观察方式，对于当下问题指手画脚，显然幼稚了。也就是说，我们在批判之外，也要对话、思考和建设。从鲁迅这个思想平台出发，又不是简单局限于鲁迅本身。在克里希那穆提看来，“你或许能漫步于整个世界，但最终必须回到你本身。”是的，作为一个成熟有健全理性的人，最好不要把什么都完全归于外部因素，从长远来看，“内外兼修”方为重要，批判、颠覆、破坏、剑走偏锋等等，都是不够的。

要解决深层次的精神问题，一要靠自身历练和探究，二要有高人指点。在S城那样的恶劣环境里，我只有一颗负罪的灵魂，一边挣扎求存，一边注定要用失血的内心去寻求解脱和救赎。可在当时的情况之下，注定只能被动接受知识精英的影响，这种影响至今仍然像吐不尽的狼奶让我受害。最近几年以来，我最大的变化，就是改变了俯视众生的所谓知识分子的精神姿态。环顾四周，一

些“半吊子自由主义”让我对所谓知识分子产生了更大的怀疑，几乎所有的人都想改变世界，唯独不想改变自己。我很反感这种高高在上的“知识分子”的精神姿态。人是十分有限的存在，过分对人期待是不理性的。在这种持续怀疑之下，我来到北京大学求学，主要目的就是着重内在生命的安顿和重建。

作为一个从小爱好文学，学生时代开始发表文字，大学又在中文系浸泡过的人来说，无疑首选去北大中文系听课，从2006年到2010年，我开始在北大中文系陆续听课，钱理群、高远东、陈平原、吴晓东、李零、曹文轩、黄子平、王风等学者进入我的视野，作家（诗人）莫言、阎连科、西川、刘震云、苏童、李锐、张炜、王蒙、梁文道等在北大的演讲，丰富了我的心灵。文学为我带来了丰富的情感、审美的体验、敏锐的感觉，可是也给我带来了痛苦。文学思维的人非常感性，观察细腻，这对于某些事情是极有好处的，但是，在思考人生终极的问题上，我明显感觉到文学的局限。后来我重点转到北大哲学系和宗教学系听课，楼宇烈、王博、杨立华、吴玉萍、朱良志、李四龙、周学农、张学智、张祥龙、吴飞等学者的言传身教，圣玄法师、叶曼居士、净慧法师、明贤法师、恒实法师、孙效智、潘宗光等的精彩讲座，都让我十分受益！让我对中国哲学、佛教哲学和基督教哲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得到了一定的学术训练。北大诸师深入浅出的讲课艺术、严密的逻辑论述、开阔的知识视野，让我受益匪浅。也是在此期间，我养成了良好的习惯，就是泡图书馆，冯友兰、汤用彤、张岱年、汤一介、熊十力等学术大家的书，为我钟爱。

具体就读书而言，这里顺便提一下。关于老庄哲学，陈鼓应、刘笑敢、王博、李霞、颜世安、崔大华、杨国荣、刘克谦、许抗生、陈少明等学者为我关注；佛学方面，楼宇烈、李四龙、姚卫群、周学农、方

立天、洪修平、赖永海、陈兵、麻天祥、吴言生以及国内的净慧法师、济群法师、学诚法师和明海法师，台湾的印顺法师、圣严法师、慧律法师、海涛法师等；神学方面，唐崇荣牧师、王明道牧师、学者陈廷忠、钟志邦、赖品超、杨克勤、卓新平、刘小枫、何光沪、王晓朝、吴飞、赵林、张志刚、赵敦华、何怀宏、邓晓芒、彭富春等对我影响较大。阅读过的神学方面的著作还有奥古斯丁、阿奎那、马丁·路德、加尔文、克尔凯郭尔、马丁·路德·金、朋霍费尔、陀思妥耶夫斯基等。值得一提的是，基督教和佛教作为东西方两大信仰，已经有学者开始对比研究，对于21世纪人类伦理精神的建构具有深远意义。香港中文大学学者赖品超、林鸿信，清华大学学者王晓朝、陕西师范大学学者吴言生、北京大学学者姚卫群等都引起了我的关注，这种全球语境下的佛教和基督教比较十分必要。

大约26岁那年，我开始认真读鲁迅，稍后读周作人、庄子和慧能，近年读佛经和《圣经》。这样的阅读，的确是在老老实实在地进行文化补课，于我十分有裨益，让我减少了一些浮躁凌厉之气。

现在回头再看，鲁迅先生着力关注的是个体在社会层面的权利、人的尊严、人的独立，抨击人的奴性，而在人与自然、人与自我、人与人层面的关注是不够的，或者说这并不是先生所要重点关注的。由于时代的原因，鲁迅先生没有深入反观解决自身生命内部遭遇到的精神问题，他那里有一个“烦扰的内心”，无休止的病痛、笔战和精神困扰加速他的自我消磨乃至最终早逝。我甚至推测，先生可能对于中国传统哲学的内在超越性缺乏足够的认识。儒家强调“治世”，释家强调“治心”，道家强调“治身”，基督信仰强调“治魂”，中国传统的儒、释、道三家都是平和的，整体上关注“向内超越”，而不是向外追逐。基督信仰认为，人是有限和有罪的存在，

不可能自己通过努力达成,人的狂傲、自大、悖逆都阻碍人主动与上帝重建和好的关系,人所要做的只是放下自己的骄傲,谦卑降服在造物主面前,承认他,接受他,与他重新建立联系。无论是中国传统的儒、释、道传统,还是西方的基督教传统,都强调对人的限定和约束。从个体精神资源的构成来看,仅仅有一个鲁迅是不够的,单一的精神资源容易让人形成“独眼龙”式的单向思维,也会让自由主义者走火入魔。在一个人身上,儒、释、道文化传统和基督信仰传统可以同时存在;在一个人身上,神性、人性、动物性也会有集中表现。基督信仰、儒释道、鲁迅可以并存,也能够并存,不允许并存的不是正见。只有抛弃了“独眼龙”式的单向思维,我们才有可能走得更远。

之前,作为鲁迅的研读者,我居然对佛教对于鲁迅思维方式和精神气质的深刻影响缺乏深刻体悟,实在大谬。先生冷峻深沉的文字背后深藏着饱含悲悯的情怀,那种“大欢喜、大悲悯、大痛楚、大光辉”凡夫自然难以体会。鲁迅先生说:“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青年)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这是普度众生的菩萨精神,乃菩萨道也。地狱未空,誓不成佛;众生度尽,方证菩提。与基督教不同,佛教否认神创,注重缘起;否认神本,以人为本;否认神道,张扬人道;否认神救,提倡自力。释氏是一位不以神自居的心灵导师,尤其让人亲切。他主张众生平等,提倡通过自己的努力来摆脱痛苦,获得幸福,即“我命由我不由天”。中国哲学也启发我,精神向外追求,就永远得不到满足,它必须返观自身,找到一切价值的源头。如果向外追求,你就注定无法满足,因为那个不是你的东西不能满足你,只能使你迷失在异化的他乡,而只有回到心灵的故乡,你才能安身立命,找到精神的永恒的家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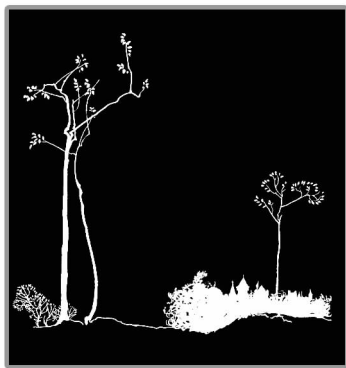
弄文字的人,须有敏锐的洞察力、惊人的想象力、高度的表达能力,尤其要有文学、艺术、哲学和宗教的素养,天地人间就是大道场,要用整个自体去倾听大地,才真能穿透语言的外相,直达本心。遍览当今作家文字,苍白贫血,让人感叹。读了一些佛学方面的书后,不胜慨叹,像惠能、马祖道一、百丈怀海这样对中国文化产生重要作用的禅师,在中国文化史上的知名度,竟不如一些士大夫文人,可叹!

在北大学习期间,有幸结缘台湾来大陆读哲学博士的圣玄法师并皈依成为她的弟子,她慈悲告诫我:“你要安心,如果你在不稳定(无常)中看见稳定(常),你就必定受苦。不要损害众生,一定要调伏自己的心,不要扰乱别人的心。”在经历了十多年的内心的挣扎之后,还能接受庄子、佛陀与基督,也算是有福报的人吧?如今,我的心也该清净了些吧!一个熟识的朋友对我说,你先前那般倔强与“我执”,最近为何这般通脱呢?!对于这个问题,最近忽然之间顿悟了。圣严法师说得好,先从肯定自我开始,然后提升自我,到达消融自我。一般接触佛教不深的,都是跳过“自我”来谈“无我”,那是不切实际的,也把佛法误解了,便误以为佛教是否定现实的。殊不知,一个尚不了解现实为何的人,又如何否定现实呢?必须先落实到现实、肯定了现实,更进一步超越现实,才是佛教的本意。正因为我经历了痛苦的“有我”以后,这才明心见性恍然大悟空性的道理。我不是一直在寻找自由吗?其实自由就在我清净的本心里。

天才大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卡拉马佐夫兄弟》中,年迈将逝的佐西马长老在临终前叮嘱阿辽沙:“你将走出这里的院墙,在红尘中你会像一个修士那样做人。你会有许多敌人,但是连

你的敌人也会爱你。生活将带给你许多不幸,但你将从这些不幸中得到幸福,也促使别人如此,这比什么都重要。”这是我多年以来的渴望,同时也把这句话送给读者朋友。

有时候私下真的怀疑，周先生前世是否做过和尚？每次听完他冷静和机智的答问，便不免暗自怀疑。周学农一向以幽默、机智著称，受到广大学生的欢迎与喜爱。我喜欢周先生这样心中有禅的纯朴之士，雅俊之士，大悟之士。



周学农：
『农哥』淡泊有禅机

周学农：男，1968年生。北大佛教与道教教研室副教授、哲学博士、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佛教与中国文化，中国近现代佛教史。开设的课程有：中国佛教史、印度佛教原典选读、《不真空论》、《坛经》导读、《肇论》研究。

禅的宗旨是“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直截了当解决人生的问题。心中有禅的人，是个什么样的人呢？我想，他应该是一个明心见性破除“我执”的人。周学农先生就是这样一种人，他那清瘦的脑袋里装满了般若智慧，仿佛永远没有烦恼。听了周先生的《坛经》专题以后，让我对《坛经》有了深入认识。

据说，周学农先生是哲学系的“四小天王”，粉丝无数，逸事良多。我在北大旁听期间，分别听了 he 开设的《坛经》、中国佛教史、佛教原著选读。中国佛教史课很受欢迎，属于全校通选，旁听生众多。印象最深的，当数他的《坛经》专题。

在2007年下半年工作之余，我一直坚持听周学农的《坛经》专题。那时候还没有从精神的苦痛之中走出来，我爱向周先生问一些问题。我说，惠能是否受到老庄的影响？鲁迅为什么批庄禅？庄子是否逃避现实？末了，我叹口气说，他们都不能互相代替。周先生笑曰：“是呀，他们也不能代替你呀！”接着，他举了一个著名的禅宗公案：

有一香客，在路上走着走着，突然天下起了大雨。于是，